

“孤岛恶战”为澳大利亚海军“奠基”

1914年11月，刚成立不足一年的澳大利亚海军与恶名昭彰的德国袭击舰“埃姆登”号在印度洋上展开激战。此战阻止了德国人破坏欧亚两大洲通信的企图，也奠定了澳大利亚百年海军的基础。

危险的“东方天鹅”

一战爆发之初，德国轻巡洋舰“埃姆登”号深入印度洋进行游击战。两个多月里，该舰拦截了23艘协约国商船并炸沉其中16艘，还击沉俄国防护巡洋舰和法国驱逐舰各一艘，摧毁的协约国货物价值超过500万英镑，相当于自身造价的15倍。同时，它还牵制了大量协约国舰船，最多时有4个国家的78艘军舰对其实施围堵截，却一无所获。德国电台把“埃姆登”号形容为飘忽不定的“东方天鹅”。

尽管“埃姆登”号具有近乎“屠夫”般的威力，但协约国商船并不怎么怕它，因为德国舰长卡尔·冯·穆勒奉行“炸船不伤人”的原则，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安妮·伯伊德说：“德舰更多是破坏协约国的海上运输，对杀伤人员兴趣不太大，因为如果真的变成‘海上屠夫’，恐怕付出的道义代价更大。”

1914年11月，“埃姆登”号接到一个新任务——摧毁英国人设在印度洋科科斯岛上的通信中转站，该站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海底电缆的通信中枢，一旦被毁，协约国将无法掌握东方战局。

“悉尼”号前来救援

正当“埃姆登”号扑向科科斯岛之际，一支协约国运输船队正与



■ 澳大利亚“悉尼”号水兵在前甲板上合影



■ 澳大利亚水兵远眺被俘的“埃姆登”号

之相向而行。这支船队是11月1日从澳大利亚奥尔巴尼港出发，准备将2.9万名士兵运往欧洲战场。出于安全考虑，协约国为船队准备了庞大的护航兵力，包括日本装甲巡洋舰“伊吹”号、澳大利亚海军轻巡洋舰“悉尼”号及“墨尔本”号。伯伊德说：“如果德国袭击舰知道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就在科科斯岛附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触霉头，但可惜的是，他们并不知道。”

11月9日，科科斯岛通信站里的英军发现一艘经过伪装的军舰靠上了码头，它就是德舰“埃姆登”号，机警的值班人员迅速向80公里外的“悉尼”号发出求救信号：“港口里进来一艘奇怪的船只，怀疑是‘埃姆登’号！”然后，英军开始销毁机密文件，等着德国人找上门来，穆勒舰长的绅士名声让他们不太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悉尼”号水兵艾尔尼·伯斯顿在日记里写道：“收到科科斯岛的求救电报时，我正与舰长格罗索普在一起，舰长认为那肯定是一艘大型军舰，而且多半是敌舰。

“埃姆登”号，接着让我传达命令，我舰全速驶往科科斯岛。“埃姆登”号的日子到头！这是我在走出指挥室时听到舰长说的一句话。”

“悉尼”号赶到科科斯岛需要两个小时。在这个空档里，“埃姆登”号派出的登陆兵来到通信站门外，用锤子和斧头乱砸乱砍，同时在重要的机房等处埋设了炸药。英军通信人员进行象征性抵抗后就投降了，他们只是恳请德国人别把站里的网球场炸坏，《首次胜利》一书的作者迈克·卡尔顿说：“德国人果然没动他们的球场，而且还很热情地与俘虏们合影，以纪念这次成功的破坏行动。”

两强对决

德国登陆兵破坏了机房，砍断了电缆线后，正准备返回“埃姆登”号，突然海平面上出现一艘轮船的轮廓。开始，德国人以为是一艘商船，但烟囱冒出的粗大烟柱和船只迅捷的速度让他们马上反应过来，那是一艘大型军舰，而且多半是敌舰。

来者正是“悉尼”号，尽管刚刚成立的澳大利亚海军还未参加过真正的战斗，“悉尼”号上最小的水兵只有15岁，而且不少人刚刚才从训练舰转过来，但他们斗志昂扬，接下来这一战，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老练的“埃姆登”号抢先用105毫米舰炮向“悉尼”号射击，但前三轮炮弹全部打空，远远落在澳舰的白色尾迹里。德国炮兵随后精心瞄准，将第三轮和第四轮炮弹准确砸在“悉尼”号上，三名澳大利亚水兵被炸死，其中一发炮弹击中“悉尼”号指挥室，但意外地没有爆炸。水兵伯斯顿说：“我们很幸运，如果那枚该死的炮弹爆炸了，包括舰长和枪炮长以及其他很多军官在内，当然还有我，都得被完蛋。”

从最初的打击中清醒过来后，澳大利亚人开始反击，“悉尼”号的152毫米巨炮发挥了可怕的威力，“在重型炮弹打击下，‘埃姆登’号很快起火，灼热的温度烤得甲板都蜷曲起来，穆勒舰长当即命令调头

撤退。此时德国人的军舰已无法还击，因为舰上的火炮都被炸坏了，甲板上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悉尼”号速度更快，德国人已无处可逃，无奈之下，穆勒命令在科科斯岛抢滩，但拒绝降下德国海军旗。于是，“悉尼”号继续射击。德国人则用舰上的小口径武器还击。战至下午，“埃姆登”号上已有134人战死，穆勒舰长这才命令停火。

“悉尼”号俘虏了被协约国视为眼中钉的“埃姆登”号，为澳大利亚海军迎来首场胜利。事后发现，之前“埃姆登”号登陆兵破坏通信站的行动也不成功，因为英国人在被俘前就把一套备用无线电设备埋藏起来，没有被德国人发现，而且德军在破坏电缆时也出现失误，他们以为割断了所有三条电缆，但实际上只割断了其中一条，通信站只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修好了。

于晓晶

经典战例

“007之父”与“无情行动”

二战期间，007系列小说的作者弗莱明是英国海军部的情报局长助理，他爱开玩笑，总把同事称为“红头发印第安人”，所以搞得不受待见。不过，这小子总能冒出“鬼点子”，同事们对他还是蛮佩服的。

小说家的想象力

1940年，英国在伦敦郊外的布莱彻利庄园设立专门破译轴心国通信密码的部门，专家们在破译德国空军、陆军使用的“恩尼格码”方面取得了突破，但对德国海军密码却一筹莫展，因为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为部队准备了更先进、更复杂、更新速度更快的密码机和密码本。布莱彻利庄园负责人珀赫与破译专家诺克斯认为，要想破译德国海军密码，最好的方法是搞到一部他们使用的加密机及相应的密码本。

那时候，身为海军中校的弗莱明是庄园的常客，负责与庄园内的海军密码专家联络，平均每个月都

要来上两次。对于珀赫和诺克斯的烦恼，弗莱明心知肚明，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弗莱明于9月向自己的老板提交了一份充满想象力的密码机夺取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无情行动”。

计划中，他建议从英国空军那里找一架缴获的德国轰炸机，然后精选五名通晓德语的机组成员，穿上满是血迹的德国空军制服，假裝在英吉利海峡坠机。坠机前，机组要向德国海军发出求救信号，要求对方派出巡逻艇实施救援，一旦被救上巡逻艇，五名英国人将伺机发难，杀死德国水兵后将巡逻艇开回英国港口，最终获取艇上的密码机和密码本。

充满希望的等待

很快，英国海军情报局就相中了一架合适的飞机——He-111轰炸机，1939年10月28日，该机被英军击伤后迫降，成为第一架被俘的德机，随后它被赋予“AW-177”的编号，分配给英国空军空战研究

团使用。弗莱明打着海军情报局的幌子把AW-177要到手后，立即向机组人员讲解了即将执行的任务：“你们要在恰当的时候跟在一队执行完轰炸英国任务返航的德国机群后面，飞到英吉利海峡中线时立刻假装发动机停车，在迫降的过程中释放烟雾，并发出求救信号(SOS)，然后准备掉落在海水里。另外，‘坠落’的飞机需要在海面上漂浮一段时间，以便让德国人确认身份，放心地派出巡逻艇救人。”

弗莱明再三强调，“坠落”的地点一定要在海峡中线附近，只有这样德国人才能派出装备密码机的大型救援舰艇。鉴于德国人在每个月初都会更换密码本，所以“无情行动”确定在月初某个时候展开。

行动取消引发怨声

但英军始终没有发现恰当的时机，“无情行动”被迫取消。这不仅让弗莱明很沮丧，也让布莱彻利庄园很失望，其中一名破译员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行动取消了，大家又陷入焦虑了，破解(德国海军密码)的重担重新回到我们肩上。”

战后，弗莱明的侄女露丝透露了“无情行动”取消的真正原因。她说，计划的重点是让德军看到漂在海面上的轰炸机以及等待救援的机组，但英国空军向海军的“外行”们指出了纰漏：一架坠落的He-111轰炸机会迅速沉入水中，没有长时间漂在海面上的机会。 谢力

随着1948年前苏联封锁西柏林，东西方冷战气氛骤然升温，前苏联开始向其东欧兄弟国家提供先进的米格系列歼击机，紧接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美苏冷战接近于“热战”，大量米格-15歼击机与美军F-86“佩刀”战斗机展开激烈角逐。于是，米格机被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视为“西方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针对苏制战机的情报搜集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由于前苏联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美国人最初无法近距离一睹米格-15的真身，只能通过技术侦察手段拦截苏军的空中战术通话，以判断米格机的运用及部署情况。退休的中情局官员称，尽管苏军不断调整米格机之间的通信频率(比如在1951—1952年间从高频调整到甚高频)，但美国空军技术侦察人员仍保持着强大的信号拦截能力，通过拦截米格机在战斗中的无线电通信，获得了苏军航空兵活动的“大量情报”。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高级研究员理查尔森称：“在空中对峙过程中，苏军飞行员毫不掩饰地用俄语进行敏感内容交谈，使得美军得以掌握大量有关苏军格斗训练的情况。”

在加紧对米格战机实施技术侦察的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热衷于给神秘的米格机拍照，并试图通过照片解读出苏制飞机的性能。理查尔森称，为拍得最新型米格机的照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甚

美军上将的“战机偷拍往事”

至趁前苏联举办航空展之机在使馆屋顶蹲守，每当有飞机从克里姆林宫附近飞过，就用提前架好的高质量相机对着天空一通狂拍，“大使馆的地下室里为他们准备了成箱的胶卷，五角大楼认为只要拍到一张新型米格机的细节照片，哪怕浪费一吨胶卷也值了”。

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向东欧友好国家保加利亚出口了最新型米格-29歼击机，获取该机图像情报的重任落在时任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空军武官海登少校身上。海登工作热情高涨，不仅特意学会了保加利亚语，而且经常扮成当地普通工人的模样，在公共汽车上偷听保加利亚军人们的聊天。当年7月，海登成功向五角大楼发回了大批以米格-29歼击机为主角的照片，当时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20多年后，这位昔日少校成为美军唯一一位靠情报工作业绩晋升为四星上将的人，并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中情局长。他在回忆当年偷拍生涯时感慨道：“为得到那些米格-29歼击机的照片，我长时间趴伏在机场旁的烂泥地里，趁它们起飞之时拍下它们各个部位的细节。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烂泥的味道可不好闻。不过我很高兴那些照片帮助同事们判读出这些米格机的型号及性能。”

赵保华

史海回眸



『007之父』相中的He-111轰炸机